

去年深秋,我应外甥之邀,和弟弟妹妹一行8人,到韩国去喝喜酒。外甥在美国上学期间,与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的一个韩国女孩相恋四年后,喜结连理,定于11月初在首尔举行婚礼。

赴韩国前,我先做了一点“功课”:打听韩国的婚礼习俗。金小姐在上海一家整形医院当院长助理,是韩国人。她告诉我,韩国人结婚送贺礼,要送“白包”,不送“红包”。因朝鲜族崇尚白色,素有“白衣民族”之称,白色象征纯洁、干净、高雅。在飞机上,导游先生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去年春节,有个旅行团出游韩国。一位韩国朋友为了和“驴友”搞好关系,在飞机上给每人派送了一个“白包”,封了些钱,说是给大家拜年。许多收到“白包”的驴友顿时脸色大变。在我国,只有家里办丧事,亲友送奠仪,才用白色信封包送。于是,旅行团的领队赶紧向各位驴友解释,并收回了白包。

我们又打听了送礼的“行情”。导游又告诉我:韩国人崇尚简朴,送婚礼也是如此。一般送5万韩币(约合人民币300元)即可,关系密切一点的,送10万韩币就不错了。这和我们原来准备送大笔贺礼的打算正好相反,我们赶紧入乡随俗,不到那里去攒“派头”。

婚礼在禧丽大厅举行。这是首尔市江南的一家高档酒店。婚礼时间定于晚上6时30分,韩国人极为守时,我们提前15分钟抵达酒店,没有看见新娘新郎在门外迎接客人,婚礼大厅也没有用大红喜字、彩球装饰,布置成教堂的样子。门口设一长桌,上铺白布,宾客们依次到接待人员手中领取一只白信封,放入礼金,写上名字,接待人员收过信封,道谢登记后,由礼仪小姐引领入大厅。

新娘出身于韩国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总会会计师。婚礼是西式的,酒店的三楼大厅被布置成教堂样式,牧师端坐在一张白色桌子中间。花瓶里插白色百合花,牧师的围带也是白色的,白色的花球系在围带上。新娘着一领白色曳地婚纱,秀丽、淡雅、素净。新郎一袭黑色西装,英俊潇洒。教堂一角有钢琴伴奏和伴唱。在优雅的音乐声中,双方母亲点燃白色蜡烛,新娘新郎肃立在牧师面前听取训导,只见新娘频频点头,新郎听不懂韩语,也恭恭敬敬地站了半小时。接着,双方家长上台,与来宾见面,行礼如仪,并作简短致辞。

教堂证婚仪式约40分钟,结束后,240余位宾客到

二楼餐厅鱼贯入席,餐厅正前方设一白色短桌,新郎新娘居中而坐,大堂中间是4列约20米长的桌子,亲朋好友面对而坐,均轻声细语说话。餐厅两侧设几张圆桌,乃是主桌,为男女双方父母和至亲所坐。婚宴为西餐,一人一份,先上一道汤,再上蘑菇、西兰花等蔬菜,主菜是一道七分熟的牛排,另有甜点和冰淇淋,酒是啤酒和米酒。最后,新郎、新娘切开一个硕大的三层蛋糕,众宾客分而食之。

吃完,亲友们插在瓶中的百合花取走,纷纷离席。此地婚礼没有像国内新人一桌桌轮流敬酒、新娘多次换衣等繁文缛节,也不见点烟灌酒等哄闹场面。婚礼庄重而不繁琐,热烈而不庸俗。待客人离去,新娘易装,改穿民族服饰,短衣长裙,裙长及脚背,上衣小背心与此连结,挽发髻于脑后,新郎则穿一件红色短上衣和裤管宽大的长裤,和双方父母亲及至亲合影留念,婚礼遂成。



富贵神仙图 (中国画) 王宣明



法,可以保证每个人都有事做,都有一份虽然微薄但比较平均的收入。那为什么不换个思路,让工人轮班休息呢?比如放一天假,或者每天少做几个小时的露天工作?即使管理者舍不得给人放假,组织他们学文化,多识字也是好的。——虽然,我也知道,农民工识了字,会阅读了,对某些人而言,也难管理了。所以农民工进城以来,只闻老板让他们加班,很少听说企业家为他们办夜校的。

我冥思苦想。最后想到的是:那个中年汉子很可能是这群人中说不二的人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哪怕他是错的,谁也没有资格和勇气去纠正。那七八个拖注水围挡的工人,肯定有人看出了这是愚蠢的做法,但是他们不敢说出来,谁要说出来,谁就有可能砸饭碗,不独那个指鹿为马的汉子要收拾他,其他几个也会认为他破坏团结或潜规则;如果他们是同乡,还可能在家乡遇到麻烦。

现在,每看到街头的彩色的塑料注水围挡,我就会想起这件事。同时,我也明白,我没有任何资格嘲笑他们,他们只不过是把一个隐藏在社会中的规则用最简单的形式在街头公开罢了。



我没看错,他们的确用了最不可思议的办法。那辆供水车驾驶座上有司机,中年汉子手上的那根水管足有20米,绝对能轻松地走到每一个围挡注水。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这项工作不需要那么多人,也没必要耗费那么多体力;而且,注了水的围挡在地上拖,不安全,也会磨损……

怎样给围挡注水

吴非

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动脑筋的操作法。我带着疑惑去办事了。返回时,看到他们在设第二处围挡,仍然是那个中年汉子立在那里,一言不发,一动也不动地在“发水”;那七八个农民工仍然吃力地顺地拖注了水的塑料围挡,默然无声……

以我从事体力劳动的经历,我不敢嘲笑农民工,我只是严重怀疑自己的视力。

总得有个原因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给自己的解释是:按那个算法,至多只要三个工人就够了,可是,马上就会造成另外五六人失业,这对社会稳定严重不利;而现在这种笨办

景舟还是朱可心,老派的紫砂艺人待徒弟总是视如己出,是春蚕吐丝一样的境界。朱可心的一生,根深叶茂、弟子遍布,可以编成一个强大的团队。包括蒋蓉在内的许

枯木逢春(下)

——读壶记之三十六

徐凤

多大师级人物,都得到过他的耳提面命。那时一个徒弟可以拜多位师傅,当师傅的不会计较,只要你学到真本事。带出一个好徒弟,真比自己做出一把好壶要高兴得多,朱可心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给徒弟。他当然不会知道,当他百岁生日的时候,众多徒弟饮水思源,感恩恩师,合力出版了一部回忆他的文集。翻开这部厚厚的大书,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气浪,所有的人都在感恩,都在怀念那永不返回的岁月。怀旧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它让人照见自己,它洗涤人心灵的尘埃。朱可心不但教会了徒弟们做壶,还教他们如何做人。人永远在先,壶永远在后。这是朱可心的原则。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倾注的是杜鹃啼血改弦的心力,每一个细节都堪称是朱可心内心世界的写照。后来的几十年里,不知有多少紫砂艺人在临摹“报春壶”。技艺上他们或许可以接近它,但是,有哪一个人艺人能像朱可心那样,以呼之欲出的激情与感恩去创作一把壶呢?课徒授艺,在朱可心的紫砂生涯里,是非常重要的章节。大量资料表明,无论顾



理性权利的人。”他在大学读书时就暗下决心:一是不再在书本的字里行间求学问,要向“世界这本大书”讨教,以获得经验;二是要靠自身的理性探索,来区别真理和谬误。于是从1618年始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漫游和军旅生活。1628年秋他移居荷兰,开始长达二十年的潜心研究和写作生涯。终身不娶。他认为,当时十分流行的经院哲学尽管高谈阔论,冠冕堂皇,其实不仅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反而会使人们陷入错误之地。所以他从普遍怀疑出发,首先肯定“自我”的存在,因为我虽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而怀疑活动是思想活动,所以说我在怀疑,也就是我在思想。既然我在思想,那么我是存在的,这就是哲学史著名的第一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的来历。

我思故我在

章柏寿

这里所说的“我思”、“我在”是什么意思?两者有何关联?我认为“我思”指我在思想,我在怀疑,我在进行逆向思维……这样的“我在”才有价值,才活出人的尊严。如果一味盲从,对“指鹿为马”丑行也认可,这样的“我在”有何价值呢?奴性,无主见和无创造性,对社会有何促进?笛卡尔着力要区分的是“作为纯思的我”与“作为感性的我”。他认识到感性的我不是真正的“我”,因为这样的我没有主体性、真理性,是不自由的,是由自然属性支配的,所以这一命题实际上提出了以主体理性为基础的自由观。很显然,笛卡尔这句名言对当时强施于人的传统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是次重大的冲击,吹响了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利于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实践哲学”的战斗号角。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小时候听大人们叹息某地贫苦,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一不留神,就误念成“地无三日平”,不成话。现在回想,还就说了:我所居住的省会城市道路施工,经年累月,没完没了。我门前这条路,就没太平过。最后一次拓宽,有关方面信誓旦旦:这回坚决不再开挖。话音刚落,五个月后又挖开了:因为煤气公司有条管道一定得过街。那以后这条街再次失去平静,近年搞“雨污分流”,更是开膛剖肚。

这也就经常有机会观看街头施工作业的进步,新的工具设备,新的技术和方法。街头的农民工,有不少大概是上一届农民工的儿子,第二代又在街头日晒雨淋。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好像只是多了一个手机。

与工具设备的进步相比,有些则是原地踏步。半年前在街头看到的一幕,至今大惑不解。

七八个农民工在街头用塑料注水围挡隔离施工区,供水车停在路中央,一中年汉子用水管给空围挡注水。——他们不是先把空围挡排列好,然后用水管依次注水,而是排着队把塑料空围挡拖到那中年汉子面前,注满水后,再吃力地拖到原来的位置去!

我疑心自己看错了什么,于是立在那里观

天明寺的杂物间里有个洗澡木盆,这个木盆有些年头了,戒嗔记得那还是戒尘戒痴两个小师傅小时候洗澡用的。因为是给小小和尚洗澡用的盆,所以木盆体积中等,比起平日的洗脸盆要大上一些,但比成年人的洗澡盆又要小上一些。也正因此,后来戒尘和戒痴长大一些后,木盆便用不了了。木盆放在外面有点碍事,也没有特别的用途,便移进了杂物间。

再次使用木盆是因为寺里的小狗戒言,因为戒言喜欢在地上乱滚,还喜欢在香客身上乱蹭,为了不让戒言弄脏施主们的衣服,所以,我们也会定期给它洗个澡。戒言平时性格还是挺温顺的,但是每逢洗澡的时候,它都充满了怨念,常常用四只爪子搭着盆边不肯下水。对于此事,我们其实也挺郁闷的,洗个澡还要斗智斗勇,真是很辛苦,后来戒痴师弟灵机一动,从杂物间把这个木盆拿了出来,于是任戒言再百般抵抗,但爪子不够长度,也找不到着力点,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把它洗干净了。

那个木盆在几个月之后,又有新用途,那天,戒尘师弟无意中把花架子上的一盆盆花碰掉了,花盆碎成了几块,泥土和盆中的花都散落到了地上,一时间找不到空的花盆替代,便索性将泥土都装进了这个旧木盆里,然后把几盆花临时性的栽种在了木盆里。曾经担心过,木盆底是密封的,这样容易积水,会不会对花的生长造成影响。但是那些花,生长得还是不错的,戒痴师弟后来说,估计是因为木盆的材质没有花盆那么致密,少量的水也能慢慢渗透出去。于是我们就没有特意再找花盆把它们移栽回去了,而任由它们在木盆生长了。那个木盆原本放在后院里,过了几个月后,戒嗔和戒痴把它移动到了前院。

这段时间来寺里的施主们,看到木盆的时候,会好奇地用手捏捏,看看是什么材质,当大家发现这是个洗澡盆的时候,都会觉得挺好笑的。施主们对着木盆笑时,戒嗔心里的想法居然是:“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为什么大家都是这样的反应?”后来戒嗔想,其实洗澡盆种花本身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施主们惊奇的反应是正常的,只是戒嗔用它种植了几个月的花,所以习以为常了。

或许我们对某些事情会产生惊奇和平淡的反应,往往不在于事物的本身是正常还是异常。而是在于看待它的人的适应性,所以当一件并不合理的事情长期存在以后,我们便容易视而不见了。

有时候,也会有好奇的施主和我们讨论洗澡盆的来历,当我们讲到它曾经是戒言的洗澡盆的时候,还会有施主向我们追问戒言之后的洗澡问题。其实,给戒言洗澡了几个月后,它对洗澡这件事情也没有抗拒了,不管放在哪个盆里,戒言都会乖乖地不再抗拒。对于戒言后来的表现,施主们都大加赞赏,施主们都说,每天聆听佛音的狗就是不一样,总是如此的温和淡定。

不过戒嗔心里却觉得,从某个角度上讲,戒言后来任由我们摆布的反应,其实是一种反抗失败后无助的妥协,细想也蛮心酸的。

贺玉佛寺寺庆联

陈以鸿

去年底,玉佛寺寺举行建寺一百三十年庆典。承住持觉醒法师柬邀与会。并应约撰书联语一副,兼嵌寺名及法师名。

玉馨长鸣,众生大梦谁先觉;
佛光普照,浊世沉酣我独醒。

记得在一次中学的课堂上,有位老师说,唯心主义者把精神放在第一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代表。你思,你存在;你不思,难道你就不存在吗?接着老师抬头指了指教室天花板上的一盏吊灯说,不管你思不思它,看不看它,这盏灯是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者把物质放在第一位,认为客观存在的事物,不赖主观意志而转移。从那时候起,我对唯物论、唯心论有了初步认识。

岁月飞逝,白云苍狗,一晃就是五十多年过去。退休在家,学点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发现这一位老师对笛卡尔这句名言有点误解。

笛卡尔(1596-1650)法国科学家、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奠基人之一。他的哲学与数学思想对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句话:“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



种花的洗澡盆

释戒嗔